

謝康樂詩注

謝康樂詩註

謝靈運著

黃節註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 廠內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书号 727 字数 61,000 開本 350×1168 $\frac{1}{32}$ 印張 438 插頁 2

1958年3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7500 册

定价 (7) 0.49 元

出版說明

謝靈運，宋陳郡陽夏人。生於晉孝武帝（司馬曜）太元十年（公元三八五年），死於宋文帝（劉義隆）元嘉十年（公元四三三年）。他祖父謝玄，因為衛國戰爭有功封爵康樂公，謝玄死，由謝靈運襲爵，因此當時人稱他做謝康樂。

謝靈運是處在中國晉宋之交、由民族矛盾轉向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即是由一致抵抗外敵的鬥爭轉變為統治階級鎮壓農民革命和帝室與世族鬥爭的時代。東晉王朝，本來是倚靠中原南遷的王、謝、桓、庾各大族支持的。到了末年，司馬氏宗室中的領導人物，恐怕世族難以控制，司馬道子開始給謝安、謝玄以嚴重的打擊，致使謝安叔侄，鬱鬱而死。劉裕準備篡晉，鬥爭矛頭，也指向謝氏。劉義隆繼承大統，深知謝靈運倔強不馴，有意嚴加裁制。謝靈運也感覺到自己的危險，只求隱退。劉義隆要他做秘書監，他屢辭不就，不得已而到職，又稱病不朝，結果仍是請假回籍，這是劉宋王朝所不能容忍的。覺得謝靈運脫離控制，不敢放心，又唆使地方官告他造反，迫使謝靈運到京表白，乘機要他做臨川內史，事加以掣肘，謝靈運自然是不受約束的，然後派人帶兵逮捕他。這樣謝靈運不能不興兵反抗，結果是兵敗被殺。謝靈運是這樣在劉宋王朝與世族的鬥爭中結束了一生。

謝靈運詩中，例如「樂府·善哉行」的：「陰濯陽叢，凋華墮萼」，「樂府·悲哉行」的「鼻感改朔氣，眼傷

變節榮』，早看出了歷史的轉變，已由想像漸成爲現實。而『樂府·君子有所思行』的：『市廛無陋室，世族有高閭』也會『盛往速露墜，衰來疾風飛』而感到世族的難於自保。『樂府·長歌行』的：『既慙臧孫慙，復愧楊子歎』，則已覺到大難臨頭，而他絕不徘徊歧路。終于『臨川被收』一詩中唱出了：『韓亡子房憤，秦帝魯連耻』，本是江海人，忠義感君子』的悲壯激烈的歌聲。中國的山水詩派，謝靈運是一個開創人，已經成爲中國文學史上的公論。鮑照批評他的五言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古今傳誦他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之類，的確是使人發生無窮的美感，而符合于鮑照『自然可愛』這一句話。

蕭梁時代沈約和鍾嶸認爲謝靈運的詩歌，代表了劉宋一代，雖然是根據當時大多數人的評論，現在看來，不免有偏見。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位偉大詩人，一致推重謝靈運的山水詩，拿來和陶潛的田園詩並列，是十分允當的。從這裏可以確定謝靈運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本書是黃節根據明萬歷焦竑本『謝康樂集』其中詩歌部分加以重編注釋的。『樂府·相逢行』一首沒有編入，或者是因爲郭茂倩『樂府詩集』作謝惠連詩之故。注文體例：凡『文選』所錄的取李善注，另作補注以求詳盡；此外由黃氏創注，蒐尋博洽，對於有關佛經的注文，尤虛心採擇；注後附錄各家評述，多能闡發謝詩精微。這是謝詩較精的注本。現據清華大學講義本校訂出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謝康樂詩注序

鄭漁仲通志藝文略。載臨川內史謝靈運集二十卷。馬貴與經籍考不復著錄。

公武陳振孫兩家志錄。亦闕不書。是謝集二十卷已散亡於宋季。逮明李獻吉東坡

之沈道初諸人。先後蒐集。焦弱侯始爲合刊。成書四卷。其一二卷爲賦。四卷爲

文。三卷則樂府及詩也。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謝康樂不分卷。視二十卷所傳。散亡實多矣。宋書本傳。所

邦君離地嶮。旅客易山行。一首。今亦不傳。余自辛酉爲謝詩作注。據宋書本傳。考其詩。知弱侯所編。後先

失序。乃次康樂之行事。重編其詩爲四卷。注成。已閱四年。甲子夏復爲刪補。而

點易者又十之二三。蓋已三易稿矣。其間昭明所選者。錄李善注。善注有未盡者

爲之補注。用善注兩京三都賦補薛綜劉涓子注例也。補注中。亦間采五臣注。外

此則創爲之注。憶辛酉歲暮。錢唐張子孟劬。同客宣南。雪夜往還。詒書商榷。

往往一事。經三四反。始復論定。尤以內典所釋。得之張子爲多。良友天末。經

年不見。繼所刪補。於張子之詒。莫能更易一字。惟四年來蒐尋而未得者。歸瀨三

瀑布兩溪。不詳何地。諸書方志。勤求殆遍。溪壑沿褫。舊名易湮。則誠憾已。嗟夫。康樂之詩。合詩易聘周騷辯僊釋以成之。其所寄懷。每寓本事。說山水則苞名理。康樂詩不易識也。徒賞其富豔。唐宋以後。淺涉其樊者知之。近世若汪師韓。不解謝詩。所著詩學纂聞。至以妙辭目爲累句。世士惑焉。由此觀之。康樂詩之散亡。亦坐不爲人識。嗟夫。非無故也。順德黃節序。

謝康樂集題辭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後李獻吉增樂府若干首。黃勉之增若干首。吾師沈道初先生。冥搜博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雜文若干首。譬之袁虬龍之片甲。集梅檀之寸枝。摠爲奇香異采。不可棄也。輯成。合刻之以傳。而以校事委余。余讀之。歎曰。嗟乎。詩至此。又黃初正始之一大變也。棄淳白之用。而競丹雘之奇。離質木之音。而任宮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始易解。卽謝客有不得而自主者耶。然殷生有言。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摹畫於步驟者神蹟。雕刻於體句者氣局。組綴於藻麗者情涸。康樂之雕刻組綴。並擅工奇。而不蹈殷生之誚者。其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爲數敍點綴之詞。則數敍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俳章偶句之用。則俳章偶句皆格調也。是故芙蓉初日。惠休謝其高標。錯彩鏤金。顏生爲之失步。非以此歟。不然。李唐以來。散語爲篇者衆矣。而使之規跡古風。配陶陵謝可乎。余觀弘正一二作者。類遺其情

而模古之辭句。而迨其下也。又模今者之辭句。本之不碩。而第繁其枝。求其有可食之實可匠之材難矣。若此者。知爲詩。不知其所以詩故也。然則。是集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故余校讐既竣。而爲發明先生之意如此云。萬曆癸未冬。秣陵焦竑弱侯甫題。

謝康樂集題辭

謝璠不慧。乃生客兒。車騎先大笑之。宋公受命。客兒稱臣。夫謝氏在晉。世居公爵。凌忽一代。無其等匹。何知下僇徒步。適作天子。客兒比肩等夷。低頭執版。形跡外就。中情實乖。文帝繼緒。輕戮大臣。與謝侯無夙昔之知。綢繆之託。重以孟顗扇謗。彭城墜淵。尋山陟嶺。伐木開徑。盡錄罪狀。其自訟表有云。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山栖之士。而構陵上。言最明痛。不免棄市。蓋酷禍造於虛聲。怨毒生於異代。以衣冠世臣。公侯才子。欲倔強新朝。送齒丘壑。勢誠難之。予所惜者。涕泣非徐廣。隱遯非陶潛。而徘徊去就。自殘形骸。孫登所謂抱歎於哲生也。山居賦云。廢張左。尋臺皓。致在去飾取素。宅心若此。何異秋水齊物。詩冠江左。世推富艷。以予觀之。吐言天拔。政繇素心獨絕耳。客好佛經。其辯宗論。曇隆誅。又皆祇洎奇趣。道門閣筆。彼出處語默。無

一近人。予固知其不殺不止。牽犬聽鶴。追松鼓棹。均無累其本度也。

婁東張溥題

本傳

沈約撰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慧。爲秘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那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秘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五百戶。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爲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廬陵王義

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徧徧。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秘閣書。補足闕文。又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不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靈運旣以疾歸。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

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乃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館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璿。臨川內史。爲司空竟陵王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會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

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內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常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杯蝗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顗遂構讐隙。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

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除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宋齊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邨薛道雙。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邨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勝如意之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飢饉。緣路爲刦盜。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觀。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著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意殫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逾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